

《斯德哥爾摩情人》

序幕

在這短短的時間裡，發生了一場超自然的離異，那些都已逝去。

——《犁過亡者的骨骸》

世界

2190

1

十二月六日，「世界拍碎」已經過去十年。

她一襲白色及膝削肩洋裝，在攝氏十二度的氣溫中也不感覺寒冷，但為免橫生枝節，且得攜帶此行不可或缺的各项物品，而在外頭套了件合身剪裁的鋪毛黑皮衣。

那頭銀髮旋扭盤起，簡單塞進帽緣彎翹的沙棕色賞鳥帽內，露出刺青的後頸，以及兩縷漏網飄飛的長髮絲。粗跟的短筒褐靴每回著地，就在乾黃的地面掀起一小陣沙霧，將從城市各處噴射過來的玻璃碎片，進一步壓解成更細小難辨的結晶。

她左手的兩個掌指關節在稍早脫臼，疼痛逐漸難以忽略不計，還多了顯然不太妙的刺麻感。原本想緊急處置，咬著牙根就要硬生扳回原位，但才輕輕一碰，眼裡就布滿厚厚一層折光的淚水。

瘋子鍾芽經常告誡她，絕對不可以忽視任何傷口或不適。即使再微小也不行。因為超乎承受極限的崩解，往往源自不起眼的小差錯。她想起鍾芽圓潤的頰肉，以及說這些話時眉宇的嚴肅，一股犯錯的愧疚從胸口沉落。

她明白，此刻沒有手段能改善這個急迫的問題。若想達成不願退讓的盤算，就必須接受痛苦伴隨同行。於是，崩解成為她必須冒的風險。

同行者將掌心翻向天空，想協助她跳過一個未被大型機具清理掉的斷柱殘骸。自從和他會合，她的左掌就一直插在皮衣口袋裡，因為上頭除了累累新傷，還有一些摳抓不掉的乾硬血痕。她在口袋裡縮捲手指，掀起劇痛，但搖頭婉拒的神情保持平和。這在對方心裡留下堅毅的形象，以及略微受傷的感覺。

沿著簡易標示的路徑向前行，棄置樓房的數量減少，毀壞程度則越見強烈。無論高樓大廈或老舊公寓，都數不出一扇完整的門或窗。

從西緣抵達寬達十公里的「影響外圍」邊線後，最初的一、兩公里曾經還能撞見零星居民出沒起居，令她默默心驚。但隨著通過位於內圈的檢查哨，進到由軍方重兵看守的「拍碎遺跡園區」，人類起居的聲響便漸不足以鑽入耳道，如在腦中變淡的低迴念頭，從外在環境滑落出去，不再能夠牽動意識。

2

同一時刻，在拍碎遺跡園區入口處的觀測後勤基地，兩名巡邏中的灰鸞部隊士兵，對著停車場內的一臺接送車輛皺起眉頭。

灰鷺部隊成員都能一眼認出近期在園區內進出、留駐的相關車輛。

駐守臺北拍碎遺跡園區的任務，任誰聽來都會發出驚嘆，他們自身也與有榮焉。奉命為國家警戒這座拍碎大洞，起初有種見證歷史的使命感。身處事發地點，總覺得會再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。但時間久了，唯一有所變化的，或說其實也沒什麼變化的，就是從深洞裡持續掃出的濕潤大風，以及那些埋頭忙碌的科學家們，看似永遠沒有窮盡的採樣分析。

於是每當閒來無事，士兵就琅琅背誦出入車輛的車牌號碼、車主是哪個單位的科學家，以及這些人的選車品味多麼平庸。說實在，他們只需輕觸頭盔側邊的掃描儀，就能得知車輛的詳細資訊。但他們畢竟年輕力壯、具備頂尖戰鬥技術，認為拋開智慧機械的訓練才是真正實力的培養之道。

在拍碎屆滿十年的今日，兩位士兵對望，在富有默契的無語中心知園區發生了異狀。其中一人對著車牌啟動掃描儀，另一人則啟動軍用頻道準備通報。

車輛資訊顯現於面鏡內側，與他們內心的確信相符。這臺德國車隸屬福爾摩沙群島最大規模的跨國租車公司「跳嶼」，他們專營司機接送，以比鐘錶準時和高規格的優雅服務聞名全球。

「跳嶼」確實是拍碎遺跡園區科學家們愛用的接送車輛，從申請資料看來，這輛車也確實獲准在今日午後接送一名鳥類學家入園。唯一問題是它的許可證只許下客，不該在園區停留久駐。

「巡邏三組呼叫崗哨。觀測後勤基地停車場發現車輛違法停放。司機不在車內，引擎蓋還有溫度，車牌照片已傳送，請求調閱入園影像。」

「收到。」

剪輯完畢的車輛入園影像匯入面鏡，在兩人面前同步播放。

「下午四點二十一分通過崗哨，十五分鐘後抵達停車場……鳥類學家下車，之後車子就沒開走了。」

「從崗哨到停車場，開了十五分鐘？」

士兵朝著筆直道路盡頭的崗哨眯起眼睛。兩排椰子樹夾道，再遠不過兩百公尺。

「好像怪怪的。」他再次重播影像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他叫出入園時拍攝的存檔照片。

「車子剛進來的時候，司機在駕駛座、鳥類學家在後座。先不管車子中間去了哪裡，等它終於開到停車場……你看，這時只有司機下車。」

3

人們口中的「影響外圍」，也就是在拍碎事件中因暴風衝擊引發災情的範圍。那是個寬度十公里、只有左半邊的殘缺圓環。

群島政府將島嶼北部的絕大多數地區封鎖整整五年，隨後在終於在總理、

官員和多位科學權威的慎重背書下，宣告重新開放至影響外圍邊線內兩公里處。只要曾在該範圍擁有土地或房產，且建築物通過災後評估，即可返回居住。

於是，從影響外圍的邊線往內計算，前兩公里是災後復甦居住區，到了五公里以內，就會抵達「拍碎遺跡園區」的檢查哨。此處僅准經申請的特定人員通行，多半是軍人、中研院和國內各大學的相關研究人員。

過了檢查哨，依序會抵達觀測後勤基地、天線陣列運轉中心、因不同研究目標而四處散落的研究篷區，最後則是位於最內部，從陸上只能抵達西側邊界的拍碎大洞。

針對重返影響外圍一事，各界存有疑慮的學者、懷疑論者、末日論者，以及對這個地球史上最重大災變愛不釋手的全球媒體，都深深摻和進了「後拍碎時代」的激辯舞臺。

丹麥透過全民公投，決議將哥本哈根附近的拍碎大洞列為國家公園，開放全民入內；共享同個拍碎大洞的德國則封鎖了漢堡側的影響外圍，謹慎部署軍事監控設施。南非共和國在清理完開普頓附近的廢墟後，不到一年就開放民眾重返居住。加拿大捨棄了首都渥太華鄰近的所有土地，選擇遷都蒙特婁。各國做法皆有差異，一向共通的是永不休止的爭議。

短短十年，並不足以驅散揮之不去的黏膩陰影。

忌諱亡者、懼怕災難舊地重演、質疑地質變動影響宜居性、不信任異常力場已經消失……人們有太多理由不願接近拍碎遺跡。時至今日，島 001「福爾摩沙島」的影響外圍仍然猶如鬼城，大北部的房市尋不到一絲重返正常邊緣的機會。

「十年聽起來很久，但對牽涉其中的人來說，根本只是一眨眼。」

她回過神，發現整路保持沉默的同行者，說了寶貴的第一句話。

「日子一天天過。可是時間就像在那天按下暫停，所以感覺不到事情已經結束。直到現在。每個看起來好端端的人，都還在承受創傷的折磨。」

與她並肩前進的男性攝影師放輕聲音，彷彿害怕攪擾並不存在的居民。

她盯著僅剩結構柱苦撐樓板的高層大樓，覺得它像疊疊樂終局時的放大版本，哪怕一隻鳥兒翩然降落，也可能讓整座結構顫顫巍巍起來，在吱嘎聲中四分五裂。

「你也是嗎？」她問。

因為，他看起來是個好端端的人。

他在約定時間十五分鐘前抵達集合地點，在被問是否久候時，良善表示自己才剛到。他不吝嗇對持槍士兵展露融去冬寒的露齒微笑。雖然對方僵硬的神情無動於衷，僅僅告誡兩人，園區內有多架機槍無人機全天候巡視，絕不允許擅自脫離規範路徑，否則人身安全自負。

不過或許也因為這人的微笑，持槍士兵最終回頭一瞥，給了兩人相當有用的忠告：洞口附近總是颳著難以置信的強風，有必要時別忘了伏低身體。

「其實當時我不在現場。這件事對我叔叔影響比較大，那時他是第一線的執行人員。我爸媽走得很早，事件過後，叔叔很好心收養了我。」他的厚手套平貼左胸，「他喜歡裝沒事，但這裡面應該還是受了傷。」

「他現在過得好嗎？」

「他說，到最後就不再有感覺了。只是傷口好像一直在那個位置，占據一塊空間。」

一架機槍無人機飛掠過去。

黑影閃過他的鼻尖，他不由自主眨眼。

「有時會想像，如果事發當時我人就在拍碎的影響範圍裡，會是什麼情形。我是指大部分人存活下來的影響範圍，而不是被拍碎的那塊地方。或許我正在念書、在陽臺上晒衣服、在馬路上走動。天色突然變亮，地面傳來持續的震動，沒過多久，風暴就從拍碎中心點往四面八方暴衝出來。」

「我應該只會愣住吧。就地蹲下，口乾舌燥到說不出話來。等天搖地動終於平息，就跟所有躲過一劫的人一樣，我也只會嘴巴開開，沒辦法思考外海那道正在隆起的海嘯。因為眼前的景象，實在太超乎現實——整個首都就這樣蒸發掉了一半，剩下一個巨大到誇張、深不見底的窟窿……」

「今年初，我叔叔收到一份暗體總部的通知。他以倖存執行人員的身分，受邀出席福爾摩沙島的『沉入體驗導覽團』。就是一個讓普通人也躺進對接艙裡，限時沉入暗體的活動。大概是想藉由親身體驗，試著減輕大家對暗體研究的反感吧。他看到信封上寫了暗體總部這幾個字就馬上扔開，一直沒拆，連東西被我拿走都沒發現。」

「啊，那個活動就在今天早上，辦在湖附近的暗體分部。妳有聽說嗎？」

她萬沒想到會被問到這個問題，僵硬的頸子拼命搖頭。

「我幾個月前申請上國際鳥類學會的這項研究計畫。他們在研究拍碎大洞的生態，探討鳥群大量重返拍碎現場群居的現象。這計畫願意跟年輕的攝影師合作，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機會。我叔叔知道後臉色很差，但沒阻止我來。他很努力了。」

聽完這番話，她無由湧現一陣悵然。

他是看起來好端端的。然而占據一塊空間的傷口，也從叔叔的胸口長出根芽，像一道緊跟的灰影，對他撒下些許帶有重量的黑暗。

畢竟，那是超乎人類生命經驗的事件，是這顆行星的共同創傷。無論經過多少年、有多少專家權威持續保證，或許沒有人能雙手一拍站起來說，好，我以前在影響外圍有一棟房子，是時候回去住了。第一線的執行人員就更別說了。她簡直無法想像，那些人後來的每一天該是什麼模樣。

「至少他身邊還有你。」她說，「這多少會有幫助。」

「這很難說。」說完，他撿起一顆小石子朝前路扔去。

石子從未停下，而是順著傾斜的大地，持續滾向他們都知道就存在於路線終點處的拍碎大洞。

現在那裡還只是地平線上的一條黑線，但洞窟早已橫跨時間與空間，將他們身心靈的一切含納在內。即使閉上雙眼，深黑也永不消失。

4

「今天真的很冷。我坐上車，司機就送我一杯好喝的咖啡。」

正牌鳥類學家抖擻僵硬的四肢，將薄毯裹至肩上。

「車子開得很好。這趟路上不管加速減速，都不會一頓一頓的，簡直就像躺在床上……」

「我們想問的是，您跟對方是否熟識？在嫌犯拘束您的行動、將您關進公廁之前，車上是否有任何爭執？」

「我們聊了鳥。」

「鳥？」

「像是彼此最喜歡的鳥……之類的。司機說喜歡鳥類，讓我有點意外。現在民眾很愛謠傳野生鳥攜帶暗體污染物跟輻射，不是喊殺就是逃跑。在這時代竟然還能碰到愛鳥人士，真的聊得很愉快。」

「不論多愉快，您最後還是被綁起來了。」

「我只是想告訴你們，司機從頭到尾都很溫柔。溫柔、謙遜，而且有禮貌。」鳥類學家稍微展開雙臂，掀動毛毯強調，「這條毯子也是對方留的。一直跟我道歉，怕我待在那裡太久會感冒……其實我昏昏沉沉的，也不覺得待了很久。」

「那是因為咖啡裡面摻了安眠藥。」

「……司機把大水桶翻過來，讓我坐在上面。所以我還算舒適，不至於用太奇怪的姿勢睡著。」

「您對害您受傷的人真寬宏大量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，傷害我？」

鳥類學家轉動腫了太久而浮腫的眼，純粹的疑惑在停頓後轉為理解，趕緊對正要靠近的醫務人員揮揮手。

「哦，我臉上的這個嗎？這些不是我的血！」

鳥類學家拉動臉皮，連著拍擊數下。

「司機在『安置』我的時候，工具間衝出一隻亂跳亂咬的的凶猛動物……我覺得那可能是一隻河狸。河狸耶！臺北為什麼會有河狸？哦，如果跟『拍碎』有關，那就一點都不奇怪了。總之，幸好那時有司機幫我擋住，還揮了河狸一拳！我才沒被咬到……」

「不論如何，這人都把您拘束在廁所工具間，還冒充了您的身分。」

「如果你們找到司機，記得送醫檢查，最好去打個針比較保險啊。」

醫務室一角，一名士兵下巴微轉，向電話另一頭的小隊長低聲報告：「被害人意識清楚。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幫犯人說話……」

「喂，我聽得到你的聲音喔。」

鳥類學家揚起手指喊叫。

「我已經說了。對方誠心誠意地跟我道歉。感覺得出有什麼苦衷！」

5

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不是工作需要，或像我們這種在島上有過家人的人，大概沒人會想靠近這個大洞吧。」

「沒錯。」

兩人心領神會，笑聲流入落地窗半毀的超市內部，產生回音。他提醒她繞過一個鏽蝕彎翹的倒地路牌，上頭的字已經大幅褪色，但認得出寫著「信義路五段」。

他對著只剩半截的前首都地標發出嘆聲，也是這時，她瞄到他入園識別環上流動著的名字：希森。她胸口升起一股奇妙感受，莫名熟悉的訊號，在腦袋深處敲響老舊的門扉。叩打聲引起注意，但飄忽又模糊，分不清是從哪裡傳來、與什麼有著關連。

無論如何，她都感覺與他拉近了些許距離。

於是，她提出人們談論拍碎事件時少不了的那個問題。

「那天，你們有失去任何人嗎？」

拍碎區內數以萬計的生命，被包覆在那片逐漸寂靜的真空裡，還來不及想通半件事，就從這個世間消失殆盡，不曉得被吸收到了什麼地方去。

此處曾是群島的首都，島 001「福爾摩沙島」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帶。因此在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，多多少少都失去了一些親友，或隔了幾層關係的相識之人。

「我叔叔的爸爸，也就是我阿公啦。他這輩子都在當駐外大使，我滿尊敬他的。聽說阿公跟叔叔感情不好，但我不曉得原因。叔叔離開枯林島就沒再回家，也拒絕跟家裡聯絡。危機爆發那幾天，我阿公很擔心叔叔會被任務害死，特地跑來福爾摩沙島，想把他硬帶回去。可是阿公搞錯了。福爾摩沙島這邊是暗體分部，我叔叔是在科研島的總部工作才對……結果，阿公就這樣被捲入拍碎的事情裡，整個人不見了。」

她降下雙眉，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。

「我叔叔常說，阿公『白白送死，是蠢蛋』。」

一陣風起，她的裙擺往身後奔逃，懸停空中波動起舞。

她拉緊皮外套，感受到內袋那罐威士忌隨身酒壺，意識到這像一個擁抱。

「就算真的有點蠢好了。爸爸為了尋找自己而死掉，或許他有因此感受到一點……被愛的感覺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溫馴的光闖入，點亮希森微透血色的冰冷雙頰。

「雖然他不想承認。」

兩人勾動嘴角，共享遺憾溫和撫過的片刻。

「妳呢？」

他揚起鞋腹，將一個尖銳的破路燈罩推出路徑。

「在那天，妳有失去任何人嗎？」

懂得沉默的落日，吹出迷茫帶紫的天光，將兩道影子向東拉長。

路線近旁的景物已經大幅減少。碎裂的房屋從還能遮蔽視線，變得只有一、二層樓高，接著越來越矮，開始像是一搓搓被灑到地面上的咖啡色糖堆。

更多天空墜進視野裡，好似永遠不會用完的免費贈品。接著，當拍碎深洞重疊在地平線上的那段黑線猛然擴張，不知拘束為何物的強風迎面襲來，在耳邊尖聲狂哮。

黑線膨脹成霧茫茫的半圓形，往兩旁拉開成細長彎月，越變越長、越變越胖。隨著步伐往前，黑色漸次侵蝕掉視野裡早已無異於荒漠的大地，就像天空從外層被誰給戳破，割挖出一個大洞似的。

等到兩人跨過由成排太陽能地面燈球所標示出的洞口警示線，在直徑將近一百公里、朝著地心深深下凹的巨洞邊緣停下腳步——

舉目所見，終於什麼都沒有了。

6

她聽說一般成年女性的骨灰，平均重量約是一、兩公斤。

但當媽媽的骨灰經過曠日廢時的行政手續交還到她手中，卻只剩下兩百公克，重量不比一瓶礦泉水。

這件事沒有她置喙的餘地。因為選擇成為沉想員、偵錯員、調度員、測繪師、補漏人這類「暗體執行人員」的人，包括每分每秒的健康數值、在暗體場內的腦波活動，以及實質死亡後所留下的肉身，都在他們簽署長達二十頁的保密暨權利讓渡同意書時，完整成為國家財產。

相關觀測者持續監控、分析著進入暗體對人類大腦及重要器官產生的影響，並在「執行人員」死亡後解剖器官，一部分製成標本留存，其餘幾乎全數銷毀。因為哪怕一小根眼睫毛，也被列在一級機密的冗長清單上。

有個神祕的傳聞是，這些執行人員平時會在辦公室、研究室或家裡擺一個中意的容器，可能是特別訂製的好看盒子，抑或是鐵盒、咖啡罐、水壺那類生活用品，總之通常小小的。

嚴謹一點的，會在任務系統上登記容器，並將容器繳交到相關單位；風趣一點的，會用便利貼或簽字筆寫個名字，隨便扔在某處；不願面對風險存在的、對際遇看得很開的，也可能什麼都沒準備。

這一切皆是因為，他們隨時可能在參與暗體任務的過程中心臟驟停，或因尚待釐清的致病機轉，在日常活動時倒地不起。

當這類憾事突然發生，國安局「暗體戰略處」會迅速派員前往，全程監控繁瑣的解剖與歸檔程序。他們會從執行人員的遺物中找出正確的容器，將少得可憐的剩餘骨灰裝入，送還給家屬。

媽媽的骨灰送來時，裝在一個沙茶醬的罐子裡。

或許是害怕骨灰在運送時逸散，沙茶醬罐經過重新封口，還附了一個開罐器。她將沙茶罐和開罐器擺到放有風暴瓶的餐桌上，瘋子鍾芽雙眼一彎，笑了出來。

鍾芽粗大的手指觸上閃爍銀光的罐面，指腹敲出兩聲悶響。他撫過印在正中央的黑色代碼「AY00122521801126」，評論道這很有她媽媽的風格。

說完他轉向窗外，抓抓額頭，在眉心一帶胡亂捏抹幾下。

在鍾芽口中，媽媽似乎就是這樣的人，懂得將苦澀的事變成笑聲。

關於媽媽，她僅僅能從存放於鍾芽記憶中的片段來加深認識。

除此之外，就剩下十年前「某人」在離別前所說的話了——

當時她和對方都沉默著，知道某些事物正在毀滅，知道時間既不良善、亦不惡劣地，在宇宙裡形成相互交纏的莫比烏斯環。有時你遇見希望此後永不相見的自己，有時你因此不斷遇見同個自己。

「如果有一股力量，大得幾乎超出掌握，那它就可以稱為命運。」

那人這麼說，並且對她形容了媽媽離去時的情景。

木曼陀羅花的香氣縈繞身旁。低頭一看，桃金娘、蒺藜、瞿麥在腳下緩緩盛開。倉鴉自遠處振翅而來，降落在天空中的海浪裡。媽媽輕闔眼眸，內心盡是旖旎光采，帖然接受生之清冷、不講道理的命運，以及已經被奪走的一切。

7

她停止回憶，分開雙唇，發出只有自己聽見的短暫啞聲。

原以為前方只剩全然的寂靜，當拍碎遺跡的洞口完整映入眼簾，如浪的鳥聲竟由遠至近迅速增強，終於撲蓋過她和希森的身體。

一整群鳥兒倏然起飛，在帶著霧紫的灰濛天空上割裂出豔麗的黃線。

「是火冠戴菊。」她輕聲說。

希森欠缺章法地探索胸前的鏡頭頸鍊，費了些工夫，終於將跟拍鏡頭彈射出來。小小的浮空鏡頭向上飄飛，靈巧移往他以手勢指引的方向。他按著頸鍊上的快門，時時細微調整，以不打擾的距離拍攝群鳥。

火冠戴菊鳥原本是高海拔的留鳥，近期卻開始大量現身於拍碎所產生的窟窿裡頭。全球各地的拍碎大洞，無論緯度高低，都出現了非棲居於當地海拔的鳥種。這在學界造成轟動，也令無數鳥類學家三天兩頭就申請入內研究。

「除了島上既有的鳥類，還觀察到了其他陸地的特有種。牠們基於謎樣的原因，都出現在臺北拍碎大洞附近，在這裡起居繁衍。」

她把在鳥類學會電子報上看到的資訊說出來，令他有些佩服。除了她不是

正牌的鳥類學家之外，她對鳥兒的喜愛和認識都是發自內心。

她在洞壁上的某處凹陷發現鳥巢，示意希森靠近拍攝。

鳥巢中塞滿枝葉與廢墟殘片，靜躺著數顆青綠色的橢圓物。

「你看那邊，是孤鴉的蛋！」她胸口一緊，在這天首度展露笑顏，「牠們原本只棲息在巴西東部。」

他朝洞口歪頭：「聽說臺北一〇一的半截殘骸，就插在這底下五百公尺的地方。妳看過政府公布的探勘照嗎？很震撼。有些人謠傳，在每一個拍碎洞窟下面，比一〇一殘骸更深的地方，都藏著通往其他維度的通道。搞不好這些鳥，其實去過我們都無法想像的地方。」

「嗯，就像北威爾斯的城堡那樣。」

「北威爾斯的城堡？」

「原本一直存在於某處、從沒想過會發生變化的東西，某天毫無預警就消失了。直到很久以後，又在地球上的另一個地方找到它。這些東西或許都曾掉進世界的夾層，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，才僥倖回到我們生活的這個真實世界。」

希森收下女孩謎語似的語句，將之當成一種不需要刻意解開的比喻。他的本能提醒，保持適度的模糊，有時能讓重要的片刻延續下去。

兩人低頭，凝視腳邊無窮的黑暗。

據說放進洞裡的探測器，某些時候能抵達接近底部的位置，某些時候則會失去訊號，永遠消失。在探得結果的狀況下，這似乎是個可以測量大致深度和寬度的大洞。但令人困擾的是，每回測得的數字都不太一致，就連政府都給不出一份正確數據。

沒人知道那些消失的探測器，是否去了什麼未知的地帶。或者，它們僅是受到強力磁場影響而失去運作能力，體驗過一場悄靜的下墜，最終撲通一聲，終於落入海中。

「大家都說在這最下面，是海。」說出口的時候，她感覺有些不真實。

「要聽聽看嗎？」他朝她放平手掌，她握住。

在彼此的保護之下，兩人小心翼翼將身體移向洞緣。他們遵照稍早持槍士兵的建議跪了下來，讓重心更靠近地面，接著彎趴身體，如對聖地展現虔誠敬意的信徒。

從黝黑深處持續上撫的風，推撐著微微前傾的上半身。若風倏忽止息，或許不用一瞬就會失去平衡，墜入其中。

他們都將空著的那隻手平按在地上。側耳傾聽時，眼看著大洞表層的殘暮失去力道，逐漸被濃黑的深淵給融開。內心深處的脆弱，也躡手躡腳往外爬出。

終於，從一個極其遙遠的彼方，傳來了浪花碎裂的聲音。

嘩——

嘩嘩——

海確實存在。

即使無法證明在什麼深度、有著來自哪裡的海，海確實存在。

也在此刻，園區裡響起巨大警報聲，掉進洞裡產生回音。

「咦，怎麼了？」他抬頭四望，「我們一直都走在規定的路徑上呀。」

數臺無人機旋繞著探照燈疾速飛行，後頭緊跟著車輛疾駛的隆聲。

大洞附近什麼都沒有，使得一切靜謐，又轟然震耳。

「那一天，我失去了生下我的媽媽。」

她用精心斟酌的語氣，向著大洞說道。

「她創造我、拋下我，去到無窮的盡頭，觀看了世界的真相。她不是一個稱職的照顧者，但最後，她拯救了我的生命。」

無人機的光源交錯飛舞。一頭雪白銀髮，被不止息的強風梳向夕陽。她明白時刻已到，撐起身體，掏出威士忌隨身酒壺，在大洞上方伸直手臂，轉開瓶口。

在那個天光逐漸靄靄的短暫片刻，無以名狀的悸動在希森心中猝然爆炸。

他總覺得她看起來，不那麼完全屬於這個世界。

她不帶畏葸或猶豫，知曉著對生命渴望什麼，也不忽視曾被生命奪走過什麼。

「希望你能前往……妳想去的所有地方。」她背對世界的餘光，和緩吸氣，自口袋抓出一把白花羊蹄甲的花瓣，藉手臂的旋轉向外甩開。

接著，她傾倒威士忌隨身酒壺，將瓶口轉向拍碎大洞。

8

二一九〇年十二月六日，「世界拍碎」已經過去十年。

群群鳴鳥飛返拍碎深洞，婉轉宣告黑夜將第無數次掌管世界。銀色骨灰在白花羊蹄甲碎瓣的翩躚環繞之下，經過半截臺北一〇一的大樓殘骸，朝著拍碎深洞分秒降落。

沒人聽見它們落入海水的聲音，也沒有人能證實，它們最終曾經抵達真正的底部。